

## 蔡敏駮革命事蹟發覆——以《蔡挹暉堂族譜》為中心

吳青 杜贊梅

**[摘要]** 蔡敏駮，廣東香山籍人士，活躍於清末民初的穗港地區，完成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的《蔡挹暉堂族譜》中記載了他投身革命的相關事蹟。蔡敏駮作為中國同盟會較早入會的成員之一，與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及其他革命黨人並肩作戰，共歷數次革命大事；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擔任孫中山的貼身保鏢。孫中山去世後，蔡敏駮退出政界，致力於發揚武術這一國技。蔡敏駮的革命之路始於拜謁孫中山，終於孫中山逝世，足見孫中山對其影響之深。

**[關鍵詞]** 蔡敏駮 孫中山 《蔡挹暉堂族譜》 事蹟考述

蔡敏駮作為較早一批革命追隨者，與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多次親歷革命大事，參與黃花崗起義、護法運動和辛亥革命等多場起義和運動；並見證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甚至擔任孫中山的近身護衛；在孫中山去世後退出政壇，潛心武術，致力於將這一國技揚名海外。蔡氏家族除蔡敏駮外，其伯母黎善松與革命志士潘達微過從甚密，為辛亥革命籌備軍餉，贏得潘達微和孫中山的敬重。但蔡氏家族在以往文獻史料中幾乎毫無記載，蔡敏駮的革命事蹟也僅在《孫中山北伐在桂林》、《孫中山全集》兩書中尋得隻言片語。幸而獲得湯開建教授的支持，將其家藏的民國時期蔡敏安等人編纂的《蔡挹暉堂族譜》（又名《明烈士蔡啟後公家傳》）贈予筆者，得以還原蔡敏駮的革命事蹟，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目前與孫中山有關的史料，得以一窺孫中山與籍籍無名的小人物之間的交集往來。

《蔡挹暉堂族譜》從醞釀到修成皆有革命黨人的身影，這樣一部珍貴的族譜卻由於以往並未公開而沒有得到學界的關注。<sup>①</sup>本文在梳理蔡敏駮相關事蹟的同時，聯繫蔡氏一族其他為革命出力的人員事蹟，借此探討蔡敏駮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探尋身處歷史風口之下，未被主流史料記載的小人物面貌，進而管窺普通大眾是如何與時代偉人合力推動歷史進程的。

**作者簡介：**吳青，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杜贊梅，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000

<sup>①</sup>學界關於這一族譜的研究，僅僅為引用其中一些史料作為其文觀點的論據之一，如葉靄雲：〈廣東通事“老湯姆”及其寬和通事館考〉，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201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96—119。

## 一、《蔡挹暉堂族譜》與蔡敏駮家族流佈

明清鼎革之際，蔡氏家族自福建南安遷至廣東中山。在先祖蔡啟後抗清事蹟和蔡瑞峯“後人勿仕勿試，終身不忘國恥”遺訓的薰染之下，<sup>①</sup>培養了族內子弟參與倒清運動與革命的家族基因。清末民初，族內數人與革命黨人過從甚密，甚至《蔡挹暉堂族譜》的編撰亦有革命黨人的參與，成為那一時代之下修譜熱潮的縮影。

### （一）族譜編撰

民國建立伊始，孫中山便將民間宗族編撰族譜一事放在重要位置，指出“中華民族由宗族的團結，擴充到國家、民族的大團結，這是中國人才有的良好傳統觀念，應妥加運用；主張用宗族作基礎以擴充國族，聯合各姓的宗族團體進而結合為民族的大團體”，<sup>②</sup>並參與族譜作序和宗親會等活動，借此希望“以自己的革命理想將現代性注入傳統的家族觀念與家族制度中，並使得家族自身也能產生現代意識，以改造後的家族觀念服務於國族構建”。<sup>③</sup>蔡氏家族亦受到孫中山這一思想的影響，故而《蔡挹暉堂族譜》從倡議至修成都與革命黨人有很大關係。

辛亥年（1911）秋，廣東省宣佈獨立，革命黨人劉一偉<sup>④</sup>在香港籌備軍餉，與舅父蔡敏駮見面，蔡敏駮言及“爾隨孫公奔走，革命成功矣。孫公既為漢族雪恥，即先太祖殉國壯烈，亦不至湮沒無聞也”。<sup>⑤</sup>可見蔡敏駮此時應萌生出重修族譜以揚先祖事蹟之意。後辛亥革命成功，族長蔡敏安響應孫中山“中華民族之組織是由聯合各姓家族而成，是知求民族發奮有為、必自黽勉其家族振厲。始欲喚起族人，非揭揚烈祖穆行、宣流愛國精神無以為鐸也。彰列祖忠孝遺，徽永於日星河嶽。胥在族譜紀載之庶昭，茲來許為後津梁”的號召，<sup>⑥</sup>聯合族內的同輩耆老重修族譜，民國元年議定，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完成，邀請族甥劉一偉作序，孫中山長子孫科更是在族譜扉頁題詞“宗族之光”（圖1）。

<sup>①</sup> [民國] 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忠烈題名概論》，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6a。

<sup>②</sup> 〈在廣州孫氏宗族歡迎會上的演說〉，孫中山著、周興樑編：《孫中山全集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56。

<sup>③</sup> 趙立彬：〈革命話語與家國觀念——孫中山撰寫的兩篇《族譜》序言述論〉，《安徽史學》（合肥），第4期（2006），頁111。

<sup>④</sup> 劉一偉（1875—1938），又名一葦，別號茫然老衲，廣東中山人。早年在檀香山經商，後到香港，不久加入興中會。後與謝伯英、馮自由等辦《中國日報》於香港，宣揚革命。胡漢民做廣東大都督時，被任命為庶務長。廣東督軍龍濟光為迎合袁世凱，逮捕國民黨人，一度被捕，倖免於難。後曾參與劉震震戎幕，不久隱居廣東東郊梅花村，別號一佛，朋友稱其為“佛公”。抗日戰爭時遇難，一生善作畫，學習八大山人鄭板橋。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書社，2005年，頁447。

<sup>⑤</sup> [民國] 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序文二。

<sup>⑥</sup> [民國] 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序文三。

圖 1 族譜扉頁孫科題詞



圖片來源：《蔡挹暉堂族譜》扉頁。

蔡氏家族在清代編修過三次族譜，<sup>①</sup>但囿於清代的政治文化政策，三部族譜皆對先祖蔡啟後的抗清事蹟隱而不宣，第六代子孫蔡寬敬在編撰三房房譜時為其列傳，秘傳於後嗣。民國年間編修的這部族譜，是蔡氏家族遷居香山後第四次修譜，由第七世子孫主持。辛亥革命成功後動議，民國二十一年（1932）第六世長輩皆已去世，族長蔡敏安牽頭組織同輩兄弟開展族譜編修工作，民國二十六年完成。由於此次修譜目的是彰顯先祖穆行、宣揚愛國精神，蔡敏駮將其父蔡寬敬編撰的《容安堂家譜》公開，作為編修抗清將領蔡啟後事蹟的底本，並列於族譜譜首，這也是此次民國修譜區別於之前三部族譜的特徵，宣揚族內先祖抗清愛國的事蹟，詳細記載該族明末清初至民國二十六年間的世系傳承。

族譜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社會知名人士對這一家族的評價和題詞，歷代先祖的人像、墓地的圖片等。第二部分是前言，其中包括了舊譜序文、新修族譜序文等。第三部分是宗室紀要，包括祭祀禮節、祭品種類、編譜凡例、祭文楹聯、墓地契文等，並劃分忠烈、孝節、追遠、善舉這四個類別記載家族值得傳頌後代的先賢。第四部分是族譜的主體，包括各房譜系圖、族人生卒年和家傳等。

## （二）蔡敏駮房支世系

蔡氏家族是明末閩泉義軍指揮蔡啟後的後裔，<sup>②</sup>祖籍為福建晉江南安縣。永曆十三年（1659），蔡啟後抗清殉國後，“各地起義勤王之省郡人民，清兵益仇視之。凡明遺老之宅悉搜檢遺文焚毀；抗者，屠其家，吾族亦不能免”。<sup>③</sup>三子蔡瑞峯與兩位兄長將其父蔡

<sup>①</sup>第一次編修於乾隆丙寅年（1746），為遷粵第三世蔡玄崑、蔡玄嵩、蔡玄嵩、蔡玄昂和蔡玄岳五兄弟聯名編修。第二次編修於嘉慶甲戌年（1814），為遷粵第五世蔡寬文、蔡寬敬聯合同輩編修；嘉慶丁丑年（1817）蔡寬敬亦著三房房譜《容安堂家譜》，詳細記載先祖蔡啟後的抗清殉國事蹟並將其私藏於枕下秘傳後嗣。第三次編修於道光丙午年（1846），為遷粵第六世蔡信端、蔡信珩等人編修。

<sup>②</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序文》，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2a。

<sup>③</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閩祖系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9b。

啟後埋葬後，永曆十六年（1662）蔡瑞峯與二兄蔡瑞五一同攜家南逃避禍，途中遇到清兵和土匪，蔡瑞五偕妻吳氏奔舊墟，蔡瑞峯與寡嫂尚氏<sup>①</sup>南遷廣東，定居香山縣吉大鄉，成為遷粵始祖。<sup>②</sup>因族譜中記載“祖時行年三十九歲，迨至廣東省香山縣吉大鄉”，<sup>③</sup>蔡瑞峯天啟四年（1624）出生，故蔡瑞峯與寡嫂尚氏抵粵的時間為康熙二年（1663）。蔡瑞峯在粵生子二人，二人共生五子、開五房。<sup>④</sup>蔡氏家族從清初至民國年間，共傳八代，發展為五房五百餘人的大家族。

蔡敏駮是蔡氏家族三房支的第七代子孫，其祖蔡玄嵩幼時在香山前山耕種，之後在前山蓮塘村立基建宅，戶籍遷至蓮塘村西寧社，遂開三房房支，<sup>⑤</sup>至祖父蔡寬敬一直定居於此。道光二十四年（1844），蔡敏駮之父蔡信珩隨兄長蔡信秉遷居廣州西關寶仁坊，戶籍遷入南海縣捕屬。蔡敏駮為蔡信珩十三庶室梁氏所生，乳名意，字廣誠，號懿恭，生於光緒壬午年（1882）七月，卒年不詳，家中排行第七，精通國技，生子蔡惠金，女大妹、二妹。蔡敏駮在資料中極少出現，從目前發掘的材料來看，蔡敏駮目前可見最早記錄是在1905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最後一次則是1933年刊登在香港報刊上的比武大賽，蔡敏駮一直以蔡懿恭之名活躍於20世紀初的粵港地區。

## 二、蔡敏駮投身革命的有利因素

翻閱族譜發現，蔡敏駮投身革命雖是其個人選擇，但亦受到家族乃至時代的影響，且他自幼學習武術這一國技不僅提高了身體素質，也為參加革命和近身護衛提供了技能保障；並且蔡氏三房強烈的革命基因亦潤物無聲地影響着蔡敏駮投身革命、與革命人士交遊往來。

### （一）蔡氏家族幾百年的反滿思想影響

如前所述，蔡氏家族發展於明、壯大於清，蔡氏在清代三修族譜、家譜，族譜名為《挹暉堂蔡氏族譜》，蔡寬敬修三房家譜，命名為《容安堂家譜》。<sup>⑥</sup>民國年間所修族譜則定名為《明烈士蔡啟後公家傳》，族譜易名，除了為彰顯其祖蔡啟後抗清功績，亦可反映出族譜主修人欲借先人事跡抒發自身的反清情緒，序言指出“託列祖默蔭，亦藉以號召族鄰，自立克家，努力愛國，當茲國難方殷，凡我民族咸須惕厲吾家。烈祖為捐軀撻滿，民族英雄，而我曾玄，豈無慄于元亡宋、滿亡明？異族主政專制，淫威動不自由乎。願以列祖孤忠、純孝、愛國、精誠為則”，<sup>⑦</sup>這顯示出蔡氏家族在國難當前，族人大多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充斥着濃厚的反清愛國意識。而蔡敏駮作為此次族譜的主修人之一，亦可推測出他也受到了家族情緒乃至時代思潮的影響，選擇投身革命。

<sup>①</sup>此時，長兄蔡瑞日去世，肖氏為蔡瑞峯長兄之妻。

<sup>②</sup>〔民國〕蔡敏安：《蔡挹暉堂族譜·閩祖系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9b。

<sup>③</sup>〔民國〕蔡敏安：《蔡挹暉堂族譜·閩祖系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9b。

<sup>④</sup>蔡瑞峯生錫嘏、錫和二子，錫嘏生玄崑、玄嵩、玄嵩、玄昂四人，錫和生玄嶽，五人分別開族，是為五房。

<sup>⑤</sup>〔民國〕蔡敏安等：《明烈士蔡啟後公家傳·蔡挹暉堂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65b。

<sup>⑥</sup>挹暉為遷粵始祖蔡瑞峯之號，容安堂為蔡寬敬書房。

<sup>⑦</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序文三。

此外，縱觀族譜可以發現，屢次參與起義的大多是蔡敏駮所在的三房，可見相較於其他房支，他們的排清情緒一直都很強烈，這也是蔡敏駮選擇走上革命之路的因素之一。蔡啟後追隨侄婿黃道周抗清殉國後，蔡氏後人秉持着“君父天仇未雪，何靦仕清”的信念，<sup>①</sup>以務農、經商為生。蔡瑞峯更是定下了“後人勿仕勿試，終身不忘國恥”的遺訓，<sup>②</sup>雖歷經數代，家族中對家仇國恨有些許淡忘，逐漸有人接受清朝的招攬、誥命，參加科考入仕做官；但多有“慷慨激昂者，或投太平天國，或參革命同盟，悉欲倒清，昭濯國恥”，<sup>③</sup>這些族人在倒清運動中不僅出錢出力，甚至有的與抗清首領過從甚密、私交甚篤，如蔡敏駮本房堂兄蔡敏行，因受先祖事蹟及遺訓影響，未投身科舉入仕，甚至對此十分鄙夷。他在外結交四方豪俠、好義之士，聚眾談論清政。蔡敏行遊歷新安和九龍城時，結交俠士羅添，<sup>④</sup>羅添與洪秀全俱為太平天國首領，因此洪秀全聽聞蔡敏行之名後，派專使迎其入宮，蔡敏行為洪秀全獻謀劃策，商榷立國大計。<sup>⑤</sup>

蔡敏駮之父蔡信珩“雖業商，惟好談國事，且私議政治不良，常不息口”，<sup>⑥</sup>光緒八年（1882）乘船自香港回粵，其間談及政事公開辱罵清廷官員，後被南海縣差役逮捕入獄，家人多方斡旋，後憑藉捐資十萬修建虎門砲台而出獄。<sup>⑦</sup>蔡信珩出獄常居香港後，依舊常有排滿言論。<sup>⑧</sup>蔡敏駮的伯母黎善松<sup>⑨</sup>與潘達微等革命黨人過從甚密，為革命積極籌備軍餉，深得潘達微和孫中山敬重，共襄革命大事。辛亥年（1911）九月，“潘公達微函奉太夫人至香港居”，<sup>⑩</sup>黎太夫人於九月初七赴港。在寓居香港時，潘達微等人為革命籌募軍餉，黎太夫人積極響應募捐，交代蔡敏駮“即命捐千元以所存銀不足，檢頤積存紅包袋包亦未足，後以珠玉首飾典質湊足千元，駮依期送交潘公輸助革命軍餉”。<sup>⑪</sup>這一舉動在民國成立之際受到孫中山總理褒獎：

太夫人於民國前（辛亥年）托潘達微先生輸助革命軍餉，蒙匯呈孫總理給予獎證，其文曰：“為發給臨時獎證，事查革命軍餉捐冊。有潘達微同志經手勸來廣東南海人黎善松助銀壹千元，該黎善松熱心愛國至足，嘉尚，特給臨時獎證，俟革命軍政府成立再行頒獎此證。”

孫文<sup>⑫</sup>

<sup>①</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宗室紀要》，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6a。

<sup>②</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宗室紀要》，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6a。

<sup>③</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宗室紀要》，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6a。

<sup>④</sup>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惠東縣委員會文史組編：《惠東文史》第一輯，惠東：政協廣東省惠東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年，頁18—19。其為太平天國起義軍將軍，為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羅仲霍的堂叔祖父。在太平天國之役，起義新安九龍，率萬人入長，與洪秀全合，轉戰克捷。“羅添造反”鄉間至今仍有流傳。

<sup>⑤</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75a。

<sup>⑥</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27b。

<sup>⑦</sup>曾國荃著、梁小進整理：《曾國荃全集》第2冊“奏疏”，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頁135—136。

<sup>⑧</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忠烈題名概論》，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6a。

<sup>⑨</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01b。為蔡信秉四庶室，廣東南海縣會頭鄉人，生於前清道光十七年（1837），終於民國八年（1919），皈依佛教，道號為善松。蔡信秉是蔡敏駮之父蔡信珩二哥，蔡信秉為蔡敏駮二伯。

<sup>⑩</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01b。

<sup>⑪</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06b。

<sup>⑫</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10b。

黎善松在銀錢、紅包不足的情況下，將自己的珠寶首飾進行典當，並吩咐其子蔡敏馭<sup>①</sup>按時交給潘達微以資助軍餉，可見黎善松心繫革命，既樂於與革命先進交好，更時時關注革命動態，為革命募捐，並囑咐蔡敏馭奔走，足以看出黎善松對革命的支持力度之大和誠心。

蔡敏駮的侄子蔡惠頤更是與國民黨人往來密切。蔡惠頤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是蔡敏馭二子，黎太夫人之孫，與黎太夫人最為親厚。民國十三年（1924），蔡惠頤以蔡德誠之名在大元帥聯軍部供職，充任軍械員、運輸旅部副官等官職；國民黨改組之後，多次被選為市區分部委員。<sup>②</sup>蔡惠頤還是反對舊式包辦婚姻的先覺之一，在與其妻倫月貞訂婚時以身作則，未按舊式婚俗交付女方資材、餅金，僅將禮餅、食品送至，並未索要重聘。二人成婚之時，延請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李德軒做證婚人。蔡惠頤反對民國初年社會上大肆抹黑孔孟儒學之象，認為“堯舜公天下，民主鼻祖也。樂大同，公天下大道也，不過格於君主，不能明言，不善讀孔學者，終身不得其妙。故研孔者，當如誦佛經會意於無着處方悟真諦”。<sup>③</sup>潘達微逝世後，蔡惠頤作挽聯悼念，“秋風飄飄，又失革命導師；溯民口教澤親承，蒙示周行，潔我列名黨藉。險海洶流，遽隨先覺總理；景抱一精誠不泯，悽惶祖餞，撫棺空憶遺容”。<sup>④</sup>

此外，蔡恭國將曾祖蔡瑞峯的文章、祖父蔡錫嘏所寫日記詩文和其父蔡玄嵩遺留下來的日記傳給四子蔡寬敬保存。由於其時滿清統治者不斷收緊的文化政策和乾隆時期直接干預族譜編修的動作，<sup>⑤</sup>使得蔡氏族譜中不敢詳列蔡啟後抗清殉國和舉家遷徙之事，因此蔡寬敬於嘉慶甲戌年（1814）整理文集日記撰成《容安堂家譜》，這也是族中第一部房譜，又在嘉慶丁丑年（1817）將所有前人史料整理成冊，撰成《容安堂家譜乙冊》，一直私藏於枕下，後將家譜傳至蔡信秉。<sup>⑥</sup>蔡信秉與蔡敏駮之父蔡信珩乃一母同胞，或許有機會閱覽這一家譜。這種濃厚的反清、倒清的家族意識進一步影響了蔡敏駮的革命信念。

## （二）精湛的武藝技能

蔡敏駮幼時體弱多病，其父蔡信珩聘請“廣東十虎”之一的王隱林<sup>⑦</sup>教授俠拳，蔡敏駮承諾王隱林侍奉其至百年。王隱林出於感激，將“密宗喇嘛派內、外八門傾囊相授”，

<sup>①</sup> 蔡敏馭是蔡敏駮堂兄。

<sup>②</sup> 汪軍編著：《晚清安徽巡撫鄧華熙史略》，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135。蔡德誠即為蔡惠頤，在抗戰期間避居澳門，為抗戰發揚民族精神，在新馬路中央酒店舉行了“甲申三百周年祭書畫展”。

<sup>③</sup> 〔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09b。

<sup>④</sup> 廣東省政協文史委員會、廣東美術館編：《魂繫黃花：紀念潘達微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44。

<sup>⑤</sup> 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中華文化通志·第四典制度文化·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03。

<sup>⑥</sup> 〔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宗族紀要》，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8b。

<sup>⑦</sup> 西藏密宗喇嘛派武術據傳源自一名西藏僧人阿撻陀尊者，清朝中葉傳至星龍長老。星龍長老南來廣東後，曾到肇慶鼎湖山慶雲寺掛單及傳武，盡將技藝傳給廣東武師王平獨子王隱林，居於慶雲寺陪伴星龍長老長達十年。星龍長老圓寂後，王隱林尊師遺命還俗，在廣州黃沙兼善大街開設武館傳授俠拳。王隱林技成後，在比武場合屢次挫敗別派高手，被譽為“廣東十虎”之一。其初期只傳授“外八門”武藝，命名為“俠家”，取“行俠仗義”之意。後將“內、外八門”合稱為“喇嘛派”以紀念星龍長老，從此喇嘛派武術在廣東武術界獨樹一幟。馬志斌：《嶺海武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6。

蔡敏駮在學習“喇嘛派”武術後，身體日漸強壯，武術盡得王隱林真傳，<sup>①</sup>因此精通武術，這為投身革命奠定了身體素質方面的強硬基礎。蔡敏駮因家族糾紛寓居香港青山期間，結識了革命先進，憑藉精湛武藝，追隨孫中山數十年，為革命奔走；<sup>②</sup>也成為蔡敏駮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孫中山宣講三民主義期間近身護衛孫中山的重要原因。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蔡敏駮返回廣州，潛心鑽研武術，並傳技於陳君五和尹民等人，這幾人後來均有所成，馳譽一時。<sup>③</sup>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籌設兩廣國術館，將其作為發揚國術的重要機構，<sup>④</sup>1929年5月特邀蔡敏駮擔任國術館館長。<sup>⑤</sup>並且蔡敏駮致力於將所學喇嘛派武術發展到海外，自稱星龍長老傳人，並於1933年在香港擺擂台與人對戰。<sup>⑥</sup>

### 三、蔡敏駮的革命之路

蔡敏駮在同盟會香港分會成立不久後加入，作為同盟會早期成員之一追隨孫中山，先後參與黃花崗起義、討伐桂系之戰，並見證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可謂是蔡氏家族革命第一人。然而在以往文獻資料中幾乎查無此人，更無人知悉其革命事蹟。幸得該族譜面世，得以考察蔡敏駮的革命之路、與孫中山交遊的細節，管窺時代偉人背後寂寂無名的小人物。

#### （一）蔡敏駮與孫中山初識

1904年，蔡信珩去世，因十四庶室何世梅分配財產不公，引發家庭糾紛：

信珩公年老多病，從十四庶室何氏（世梅）之請，盡以家產（凡一千萬之多）移交何氏管理，公遺產多在香港，依英政府例，遺產應由承辦人管理。祖妣以治產，故恒居香港雲咸街……公至，將分家產，其目忽失明，敏駮極以為駭。及病篤，十四庶室何氏偕唐麗泉及狀師自港至，其囑書，執公手簽名，狀師遂去。公逝世後，敏駮、敏駮、敏驥有繼承之權，時敏駮雖在，亦不得問，故家事日形糾紛也……清末，（蔡敏駮）以避家事糾紛，居香港青山得結交革命先進，謁孫總理中山先生，報效軍費。<sup>⑦</sup>

從上文可知，蔡信珩老年疾病纏身，在十四庶室何世梅的請求之下，將香港商業管理權交予何氏，並獲得了一千多萬家產的管轄權。蔡信珩在分配財產之際忽然失明，直接導

<sup>①</sup>曾睿德：《長江文明之旅：長江流域的武林流派》，武漢：長江出版社，2015年，頁22。

<sup>②</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31a。

<sup>③</sup>馬志斌：《嶺海武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8。

<sup>④</sup>李濟深：〈計畫：籌設兩廣國術館案〉，《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月刊》（廣州），第13期（1928），頁141—143。

<sup>⑤</sup>〈兩廣國術館易人〉，《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9年5月7日。

<sup>⑥</sup>“最近，有一個任過兩廣國技館長的蔡懿恭氏，是王隱林的門徒，技藝甚精，善於重圍大刀，飛鶴手，手去身離，非脈不點諸術，劍術亦甚精。……香港紳士鄧次乾等，以蔡君武藝超群，當現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更宜提倡國技，充實尚武精神，於是打算聯合香港震旦武術院長吳肇鐘，在港新界沙田建立一座上古梅花樁擂台，聘請他來表演各種武術，同時歡迎各界人士參加。”見〈蔡懿恭香港擺擂台〉，《攝影畫報》（上海），第9卷，第26期（1933），頁4。此事在《申報》中亦有報導，見〈短打書的實現〉，《申報》（上海），1933年5月20日。

<sup>⑦</sup>〔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28b。

致了財產分配的混亂。蔡信珩去世後，只有何世梅親生的蔡敏騷、蔡敏驪和蔡敏驥有繼承權，其餘兄弟不得過問，由此引發了其他兄弟的反對，造成了家庭財產糾紛。而蔡敏騷為躲避這一糾紛，寓居香港青山，並在此地結識了革命先進。<sup>①</sup>1901年5月，李杞堂在屯門組織種植畜牧場，<sup>②</sup>興建青山紅樓為農牧場事務所，用以接待興中會人員，青山紅樓遂成為策劃革命軍事的中心。<sup>③</sup>因此，筆者推測蔡敏騷所認識的革命先進或許為李杞堂。

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後，孫中山立即委派馮自由前往香港籌備同盟會分會事宜。10月孫中山乘法國郵船經過香港時，馮自由帶着陳少白、李自重、鄭貫公、李柏（李紀堂）<sup>④</sup>等人登輪晉謁。並由孫中山親自主持同盟會宣誓儀式，陳少白等人一一舉手加盟，數日後在中國報社召開同盟會成立大會。<sup>⑤</sup>據此推測，蔡敏騷或許在此時拜謁孫中山，然目前尚沒有直接資料表明其何時加入同盟會。但由於蔡敏騷在1910年便參與了三二九黃花崗起義，因此他或許是在1905—1910年這一期間加入同盟會。

此外，蔡敏騷師傅王隱林對國家大事十分關注，曾派出蔡敏騷、王敬初和獨子王懷跟隨孫中山推翻帝制，蔡敏騷和王懷曾在1905年與孫中山和新加坡分會成員合影（圖2）。<sup>⑥</sup>

圖2 王懷、蔡敏騷和孫中山的合影



圖片來源：劉澤霖：《我國傳統武術俠家拳在廣州發展的口述史研究》，碩士論文，廣州大學，2020年，第19頁。

## （二）蔡敏騷的革命之路

加入中國同盟會後，蔡敏騷多次參與革命並捐贈軍費。莊淑紅在論及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之關係時，提及“孫中山自1894年創立興中會，至1911年辛亥大革命的18年間，

<sup>①</sup> [民國] 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年，頁131a。

<sup>②</sup> 余齊昭：《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年，頁340。

<sup>③</sup> 李進軒：《孫中山先生革命與香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103。

<sup>④</sup> 即李杞堂。

<sup>⑤</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21。

<sup>⑥</sup> 劉澤霖：《我國傳統武術俠家拳在廣州發展的口述史研究》，碩士論文，廣州大學，2020年。

香港始終是革命黨人對國內活動之策源地，更是向國內發動軍事起義的基地。細數 1985 年廣州之役、1903 年除夕洪福全廣州之役、1907 年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汕尾運械之役、1910 年廣州新軍之役，1911 年廣州黃花崗起義等”，<sup>①</sup>但 1906 年以後與廣州相關的起義僅有 1910 年的廣州新軍之役和 1911 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從“集黨人於香港謀攻粵，戡清督事敗，逃亡江滬間”一語可知，<sup>②</sup>蔡敏駮參與的起義應為 1911 年 3 月 29 日發起的黃花崗起義，<sup>③</sup>而清督應為彼時兩廣總督張鳴岐。起義失敗後，蔡敏駮逃亡上海，期間以教授國技以維持生計。1914 年，擔任廣東護軍使副使的龍濟光反對革命黨人發動二次革命，孫中山之侄孫昌與陳耿夫等人在澳門、香港設立秘密機關討伐龍濟光。<sup>④</sup>蔡敏駮與革命黨人再次謀圖自港攻粵，戰敗後與伍伯海再次外逃至上海。<sup>⑤</sup>

此外，蔡敏駮在 1921 年北伐期間追隨孫總理討伐桂系，並在廣州市和國民黨內擔任要職。1921 年，孫中山歸粵，於 5 月 5 日就職大總統，6 月 27 日下令命陳炯明組織粵軍討伐以陸榮廷、陳炳焜為首的桂系割據勢力，發動北伐戰爭，<sup>⑥</sup>蔡敏駮以蔡懿恭之名參與了此次戰爭。<sup>⑦</sup>韓鋒在《孫中山北伐在桂林》一文中提到 1921 年八月下旬，其“在大本營參軍處當書記官，九月中旬，預備出發桂林。此時忙煞了庶務部李杞堂那兩個助理，一個叫蔡懿恭，一個叫劉覺生，天天出去封船”。<sup>⑧</sup>可見，蔡敏駮積極追隨孫中山，並任職於李杞堂庶務部下。1922 年初，陳炯明心生反對北伐之意，電令粵軍回師。<sup>⑨</sup>6 月 16 日陳炯明炮轟總統府逼迫孫中山離穗，8 月 9 日孫中山最終離開廣州轉赴上海，第一次北伐以失敗告終。<sup>⑩</sup>而居滬的孫中山仍為討伐陳炯明而奔波，1923 年 1 月 2 日成功勸服滇桂軍組成聯軍討伐陳炯明。<sup>⑪</sup>孫中山亦於 2 月 21 日自滬抵穗，3 月 2 日在廣州農林試驗場正式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於 6 月委派蔡敏駮擔任大本營出勤委員一職。<sup>⑫</sup>1923 年 12 月 11 日，時任廣州市長的孫科下達指令任命蔡敏駮為廣州市會計課課長。<sup>⑬</sup>1924 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孫中山在閉會上宣講新三民主義，蔡敏駮亦有出席，並近身護衛孫中山安全。<sup>⑭</sup>孫中山逝世，蔡敏駮淡出政壇，潛心鑽研國技。

<sup>①</sup> 莊淑紅：〈也談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之關係〉，《近代中國》（第二十一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 年，頁 273 - 295。

<sup>②</sup> 〔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 年，頁 131a。

<sup>③</sup> 即 1911 年黃花崗起義。

<sup>④</sup> 桑兵：《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五卷（1916.1 - 1917.12）》，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2762。

<sup>⑤</sup> 〔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 年，頁 131a。

<sup>⑥</sup>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1919.1 - 1921.11）》，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55。

<sup>⑦</sup> 然在族譜中所載為“民十二年，值孫總理蒞粵討賊，敏駮歸粵效力，名用懿恭。”〔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三房族譜》，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 年，頁 131a。結合其他資料來看，許是族譜記載有誤。

<sup>⑧</sup>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西文史資料選輯·孫中山在廣西紀念文集》第 24 輯，南寧：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頁 94 - 95。

<sup>⑨</sup> 段雲章、沈曉敏：《孫文與陳炯明史事編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446。

<sup>⑩</sup> 桑兵：《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八卷（1922.1 - 1922.12）》，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4346、4485。

<sup>⑪</sup> 桑兵：《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九卷（1923.1 - 1923.12）》，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4647。

<sup>⑫</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選編》“附錄”，北京：智識產權出版社，2013 年，頁 390。

<sup>⑬</sup> 孫科：〈文牘〉（指令第一〇〇九號，十二月十一日發），《廣州市市政公報》（廣州），第 108 期（1923）。

<sup>⑭</sup> 〔民國〕蔡敏安等：《蔡挹暉堂族譜·宗室紀要》，廣州大馬站大昌印務局，1937 年，頁 131a。

梳理族譜，可以發現蔡敏駮與孫中山的來往，並非像已有文獻中所載始於 1921 年，而是早在 1905 年便已相識，其後二十年間追隨孫中山、為革命奔走，參與數次戰役；更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近身護衛孫中山周全。蔡敏駮在孫中山逝世後轉投他行，這亦說明了孫中山對其影響之深。

#### 四、結語

自閩遷粵的香山蔡氏家族，因先祖蔡啟後抗清殉國之故，始終對清廷持反感態度，其中三房尤烈，清末數次倒清與革命運動皆有該房人士參與其中。出身三房的蔡敏駮受到家族革命淵緣的影響，在拜謁孫中山後逐漸走上革命之路，追隨孫中山數次參與革命和討伐軍閥的戰爭，並得孫科青睞擔任廣州市會計課課長，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擔任孫中山的近身侍衛。孫中山離世後，其亦離開政壇，致力於發揚武術這一國技，可見孫中山對蔡敏駮的影響之深。而關於這一人物稽查無多的史料，側面反映了清末民初之際、革命當前此類小人物之多，蔡氏族譜的浮現不僅呈現了以蔡敏駮為代表、在以往文獻中記載極少的普通人物歷史面相，極大地豐富了革命史料；同時也關注到歷史時代大勢之下，隱藏在偉人光環之下小人物的時代參與。

（族譜係湯開建教授提供，此文撰寫亦得湯教授指教，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倫國基〕